

陸游漢中詩詞選

孙启祥 选注
李承畴 审稿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环衬墨迹：

毛泽东手书

陆游《诉衷情》词

孙启祥 选注
李承畴 审稿

陆游汉中诗词选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陆游汉中诗词选

孙启祥 选注

李承畴 审稿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4插页 140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

ISBN 7—224—03221—2/I·755

定价：(简精) 4.80元

宋尚書封渭南伯致翁公游像

品矜趙璧

文重天襄

賜名科目

待制寶章

枕戈邊境

列爵廟堂

孔山退老

鑑水流芳

曾敬題



陸游像

—據上海圖書館藏本《山陰陸氏族譜》

陆游与汉中

(代序)

杨吉荣

陆游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。

汉中，是诗人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。

宋孝宗乾道八年(1172)春，位于宋金交界的边城南郑(今陕西汉中市)备战气氛热烈，抗金热潮洋溢。就在这时，陆游，这位以抗金杀敌、收复失地为己任的“投笔书生”，从夔州(今四川奉节)来到了南郑。这年，距金兵南侵、俘虏宋徽钦二帝、北宋灭亡、南宋高宗偏安江南已45年；距金兵侵入兴元府(治所在南郑)，被宋将刘子羽、吴玠击退已39年；距宋金初次和议成、高宗丧权辱国、名将岳飞被害已31年；距孝宗继帝位后，再次与金和议成已8年；距孝宗以主战派将领王炎为四川宣抚使3年。陆游此行，就是应王炎之召，来南郑就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。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中，来一位矢志报国

的志士，预示着将描述一部悲壮的历史。

陆游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（1125年11月13日），逝于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1210年1月26日），享年85岁。陆游生长的时代，是一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。他虽然出身于一个由“贫居苦学”而仕进的世宦家庭，但从小就饱尝了故土沦陷、民族遭辱的耻辱。“宣和之末予始生，遭乱不及游司并”（《蒸暑思梁州述怀》），陆游50岁时回忆起童年的生活，仍充满辛酸、愤懑。他诞生的当年，金兵即大举南侵。次年，金兵即攻陷宋朝首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。陆游随父陆宰由荥阳（今河南荥阳）向南逃亡。10岁以前，先后逃至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、山阴、东阳（今浙江东阳）避难，在夜闻金兵马嘶声的恐惧环境下度过了童年。

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，人民抗金的英勇事迹，家庭环境的熏陶感染，塑造了陆游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、陆游17岁前，尽管朝中有高宗赵构、奸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，但南宋军民仍然同心协力，英勇杀敌。宗泽在开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张浚在富平（今陕西富平西南），吴玠在和尚原（今陕西宝鸡西南）、仙人关（今甘肃徽县南），韩世忠在淮东先后大败金兵。特别是所向无敌的“岳家军”，更是捷报频传。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极大地鼓舞着

年轻的陆游。同时，也激起他对投降派屈膝称臣，误国误民的愤慨。绍兴九年（1139），不附和议的大臣李光被罢职归山阴，常到陆家与陆宰畅谈，每言及秦桧的误国行径，莫不愤切慷慨，形于辞色。他们的爱国言论，耳濡目染着陆游。绍兴十年（1140），陆游至临安（南宋首都，今浙江杭州）应试。当时，正值抗金名将岳飞在前线连连告捷，而高宗却强令岳飞班师。当时，临安的官吏议论纷纷，临安的百姓义愤填膺。这对陆游这个有志于报效祖国的学子来说，是刻骨铭心的恨事。以至于在50多年后，还写出了讨伐投降派的檄文：“公卿有党排宗泽，帷幄无人用岳飞。遗老不应知此恨，亦逢汉节解沾衣”（《夜读范至能〈揽辔录〉》）。

陆游渴望收复故土的愿望是强烈的，无所顾忌的。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，他赴临安应锁厅试，主考官将他置第一，居权臣秦桧孙之前。秦桧大怒，处罚了主考官。秦桧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。陆游无所畏惧，在第二年赴吏部试时，又不忘国耻，语论恢复，从而遭到黜落，一直为秦桧所忌恨。秦桧死后，陆游的处境并没有彻底改善。他虽然先后做过地方和朝中的一些小官，但由于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（《病起书怀》），认为“汴洛我旧都，燕赵我旧疆”，渴望“请书一尺檄，为国平胡羌”（《江上对酒作》），所以不但始终得不到重用，反而在乾道二年（1166）被加上“交结台谏，鼓唱是非，力说张浚用兵”（《宋史·陆游传》）的罪名罢归。过

了3年，在45岁时，才又得一个夔州通判的小官。因此，尽管他“胸中磊落藏五兵”，但“欲试无路空峥嵘”（《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》），驰骋疆场，杀敌报国的愿望迟迟不能成为现实。

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中大夫参知政事王炎为四川宣抚使。他到职后，首先把四川宣抚使治由绵谷（今四川广元）徙至前沿阵地南郑，然后网罗将士，整训军队，使南郑出现了“阅兵金鼓震河渭”（《和周元吉右司过弊居》）的可喜局面。同时，他在乾道八年（1172）初聘陆游为干办公事，延至幕中襄理军务。从此，陆游的才华得以发挥，抱负得以施展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南郑，是一座历史古城。这里北瞰关中，南蔽巴蜀，西控秦陇，东达襄邓，是进可以图胜，退可以固守的兵家必争之地。早在春秋战国时，这里就是秦、楚、巴、蜀等国争夺的地带。公元前312年，秦惠文王置汉中郡于此。从此，汉中、南郑即名震遐迩。秦末汉初，兵强马壮的项羽封刘邦为汉王，都南郑，自己高枕无忧地到中原作西楚霸王。岂知刘邦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休生养息，就一举出定关中，进而消灭了项羽，统一了中原。东汉末年，兵微将寡的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后，先称王，后称帝，与曹魏长期抗衡。特别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五次北伐，更使曹魏朝野不得安宁。到了南宋初，这里更是一块举足轻重的

地方。它是南宋利州西路的治所，是兴无府的汉所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宋朝西北部的前线。从这里北越秦岭，号称“八百里秦川”的关中已经被金人占领。因此，一些主战将领甚至建议把都城迁于此，以利于伺机北伐。就在陆游到达这里的三十几年前，不可一世的金国侵略军，从饶凤关（今陕西石泉西）长驱直入，占领兴元府。一个多月后，就因饷馈缺乏，在宋将刘子羽、吴玠的夹击下仓皇北逃，死伤大半。陆游从这些史实中，看到了南郑的重要军事地位，唤起了对抗金战略的思考。

南郑的从军生活，是陆游梦寐以求的。他认为自己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（《观大散关图有感》），“生拟入山随李广，死当穿冢近要离”（《五月醉题》）的愿望能够实现了。他换上戎装，跨上战马，驰骋在汉水两岸，奔波于秦岭南北。他“夜栖高冢占星象，昼上巢车望虏尘”（《忆昔》），给王炎提出了主动出击，打击敌人、收复失地的策略。他建议：“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，取长安必自陇右始。当积粟练兵，有衅则攻，无则守”（《宋史·陆游传》）。也就是说，以汉中为抗金的大后方，待时机成熟，自陇右（陇山以西）出兵，先夺取长安，进而收复中原，直捣燕赵。这不是主观臆想，而是有充分依据的。首先，有前史可鉴。汉高祖刘邦就是这样做的；蜀汉丞相诸葛亮也是这样努力的。其次，有地利可用。汉中“地连秦雍川原壮，水下荆扬日夜

流”（《归次汉中境上》）；陇右“山川郁盘纡”（《观大散关图有感》），嘉陵江亦可漕运军需；长安又是“表里山河古帝京”（《客自凤州来》），关内有华山可以据险，并外有黄河可供拒敌。第三，有民心可依。汉中“地近函秦气俗豪”（《山南行》），人心振奋；关中、陇右的老百姓拥护宋军，“不论夹道壶浆满，洛笋河鲂次第来”（《追忆征西幕中旧事》）。第四，有财力可资。汉中物产丰富，“平川沃野望不尽，麦陇青青桑郁郁。……苜蓿连云马蹄健，杨柳夹道车声高”（《山南行》），有条件提供抗金之所需。第五，有敌势可借。“群胡本无政，剽夺常自如”（《感兴》），“遗虏孱孱宁远略”（《山南行》）。一个常剽夺、无远略的队伍，怎么可能长期据有中原呢！因此，陆游认为，应该“用关中作本根”消灭敌人，坚持抗金，夺取胜利。他希望孝宗皇帝能像汉光武帝刘秀那样励精图治，竭力振兴；希望朝廷的文武大臣能像“云台二十八将”那样出生入死，建功立业。这样，“王师入秦驻一月，传檄足定河南北”（《晓叹》），“咸阳不劳三日到，幽州正可一炬空”（《夜观秦蜀地图》），收复故土的大业很快就能成功。

在南郑，陆游体察了风俗民情、游览了名胜古迹。他来往于山巅、沟壑、古寺、林间、农家、田野，对汉中的风土人情作了许多具体描述。对“旧史所登载”，也“一一尝考验”（《远游二十韵》）。他拜谒汉高帝庙，赞叹刘邦能在逆境中发愤图强；他祭奠武侯祠，颂

扬诸葛亮不屈不挠的北伐精神；他走访拜将坛遗址，羡慕韩信生能逢时，英雄有用武之地；他追思栈道被烧的情景，钦佩张良的深谋远虑。他登上南郑城西北的高兴亭，望着烟雾茫茫的关中上空，想象着沦陷区军民的灾难，期待着报平安的烽火经骆谷传到汉中；他爬上中梁山，眺望着万里河山，追昔抚今，热血沸腾，坚信不能“如此江山坐付人”（《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》）。

在南郑，陆游不光“陈进取之策”，而且置身于马蹄度陇、士甲照日的军事活动之中。他“朝看十万阅武罢，暮驰三百巡边行”（《秋怀》），经常往返于终南山中的大散关、两当、凤州、骆谷、褒谷之间，“寝饭鞍马间”（《忆昔》），柳荫夜卧，沙上露宿。山中气候寒冷，入冬即“果蔬悉已冰，熟视不得尝”，这时，陆游与士兵们出去打猎，“猎骑荷戈归，多献狐与狼”（《十月暄甚人多疾》）。他深深体会到了“有时三日不火食”的饥寒，饱尝了“飞霜掠面寒压指”（《江北庄取米到》）的艰苦。一次，陆游参加了夜间强渡渭水的战斗。傍晚，宋军从“秋高刁斗落云间”（《观长安城图》）的大散关出发，人马皆衔枚，悄悄地到了渭水边。渭水已经结冰，他们“铁衣上马蹴坚冰”（《江北庄取米到》），重铠渡冰河，深入沦陷区，勘查敌情，慰问那里的宋朝百姓。这次“出渭滨”，陆游看到的是“壶浆马首泣遗民”（《忆昔》），在金人统治区的南宋百姓，一边欢迎自己的队伍，一边

诉说所受的苦难。这悲壮的局面，对陆游感情触动很大，以致于到了晚年，还唱出了“忆昨王师戍陇回，遗民日夜望行台”（《追忆征西幕中旧事》）这样反映人民心声的悲歌。

陆游在南郑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他习射：“射期命中万人看”（《春感》）；他踢球：“球门对植双旗红”（《春感》）；他玩赌：“呼卢喝雉连暮夜”（《风顺舟行甚疾戏书》）；他大嚼：“拔剑切大肉，哆然如饿狼”（《鹅湖夜坐书怀》）；他狂饮：“玉杯传酒和鹿血”（《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》）；他纵猎：“夜出驰猎常半酣”（《闻虏乱有感》）；他赋诗：“华堂却来弄笔砚，新诗醉草夸坐中”（《春感》）。这些，在陆游眼里都是豪举，都能磨炼意志，铸造胆略。一次，他亲手刺死一只“食人不知数”、“日落风生行旅怯”的老虎，“我闻投袂起，大噓闻百步，奋戈直前虎人立，吼裂苍崖血如注”（《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》）。这是何等的壮举，这是一个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血肉之躯迸发出的凛然之气。

但是，孝宗皇帝和乃父高宗一样，只求苟且，无意进取，致使“军中罢战壮士闲”（《冬夜闻雁有感》）、“将军不战空临边”（《关山月》），陆游的政治主张和军事策略，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；他的英雄胆略，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；他描绘的“黄河与函关，四海通舟车。士马发燕赵，布帛来青徐。先当营七庙，次第画九衢，偏师缚可汗，倾都观受俘。上寿大安宫，复如正观初”

(《观大散关图有感》)的蓝图并未成为现实。不久，王炎被召回朝，随即罢免，幕府遂散。乾道八年(1172)十月，陆游在旅途得到檄文，不禁潸然泪下。他为自己的希望破灭而惋惜，为收复长安无望而痛苦。这年十一月，陆游被调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。他怀着“悲歌仰天泪如雨”的激愤心情离开南郑。到了成都，他“看花身落魄，对酒色凄凉”(《鹅湖夜坐书怀》)，“时时流涕尊前”(《汉宫春》)，发出了“渭水岐山不出兵，却携琴剑锦官城”(《即事》)的愤怒吼声。

陆游于乾道八年(1172)三月抵南郑，十一月，离南郑赴成都，其间只有八个月时间，这短短的八个月，无疑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。作为一个投笔从戎的战士，他得以在沙场上小试锋芒；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和坚定信念的官吏，他得以略施自己的才能；作为一个诗人，他得以直接从生活中猎取素材。所以，对这段生活经历，陆游一直不能忘怀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怀念之情越来越强烈。他向往“旌旗照关路，风雪暗戎帐”(《岁暮感怀》)的从军生涯，为“一朝去军中，十载客道傍”(《鹅湖夜坐书怀》)而愤慨。他把家乡的山，看作南郑的孤云、两角，他把家乡的水，看作兴元的让水廉泉。就在他逝世前不久，还在《纵笔》诗中追忆南郑的生活，充满辛酸的叹息“秋风渭水寒”。

南郑的从军生涯，使陆游的诗词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陆游早岁从江西派第二代诗人曾几学诗，自谓

学得“作诗玄机”，也“妄取”了“虚名”，颇有点得意。在南郑铁马秋风、豪纵奔放的军旅生活，使他的怀抱为之一开；壮丽的山川形势、淳朴的风土民情，使他的生活经验为之丰富，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。他体会到以前作诗“但欲工辞藻”，岂不知“功夫在诗外”（《示子通》），现在才觉得“诗家三昧忽见前，屈贾在眼元历历”（《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》）。屈原、贾谊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岑参的人格、文格、诗格，使陆游拳拳服膺，推崇备至。基于此重大转变，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《剑南诗稿》。从《剑南诗稿》中在南郑所作的诗词开始，陆游的诗一扫江西派的积弊，将许多富有生活实感的爱国激情倾注于诗中，开始了植根于现实主义，同时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新篇章。

陆游的南郑诗词，从诗体看，无体不备，其中尤以五古、七古、七律、七绝为最；从题材看，多种多样，抒怀、送别、登览、吊古、饮酒、行役、咏物、忆旧等，内容丰富，其中以追怀从军生活的居多；从写作时间看，有在南郑作的，又离开南郑后的追忆之作。陆游在南郑的诗，据他自己记述，有100多首，可惜在一次过河时坠入水中。现存下来的30多首，基本反映了作者在南郑活动的轮廓，其中诗《山南行》、《老君洞》、《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》、《归次汉中境上》和词《秋波媚》等，都属陆游的代表作。陆游离开南郑以后的30多年，写了300多首涉及南郑生活的诗。南

郑诗词，是陆诗的主体，其中如《观大散关图有感》、《金错刀行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秋晚登城北门》、《书愤》、《追忆征西幕中旧事》等名篇，都与南郑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些诗篇，节奏明快，意境幽长，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对山川人文的细腻感情，体现了陆诗忧国、爱民、誓死抗战的特色。如回顾从军生活的：“秋风逐虎花叱拨，夜雪射熊金仆姑”（《独酌有怀南郑》），“朝陪策画清油里，暮醉笙歌锦幄中”（《忆山南》）；寄托抗金希望的：“莫作世间儿女态，明年万里驻安西”（《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》），“会看金鼓从天下，却用关中作本根”（《山南行》）；谴责投降派的：“三秦父老应惆怅，不见王师出散关”（《观长安城图》），“朱门沉沉按歌舞，厩马肥死弓断弦”（《关山月》）；表明抗金志向的：“逆胡未灭心未平，孤剑床头铿有声”（《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》），“大夫等一死，灭贼报国仇”（《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》）；描述汉中乡土民情的：“妇汲惟陶器，民居半草庵，……城郭秦风近，村墟蜀语参”（《顷岁从戎南郑》），“秋千高挂欲侵云”（《新春感事》）等，从不同的角度，用不同的笔法，抒发了作者的理想和感情，反映出作者与汉中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李承畴、孙启祥二同志打算选注出版陆游有关汉中的诗词，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陆游利用诗歌，唱出了他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，这种精神，在今天，在将来，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缺少